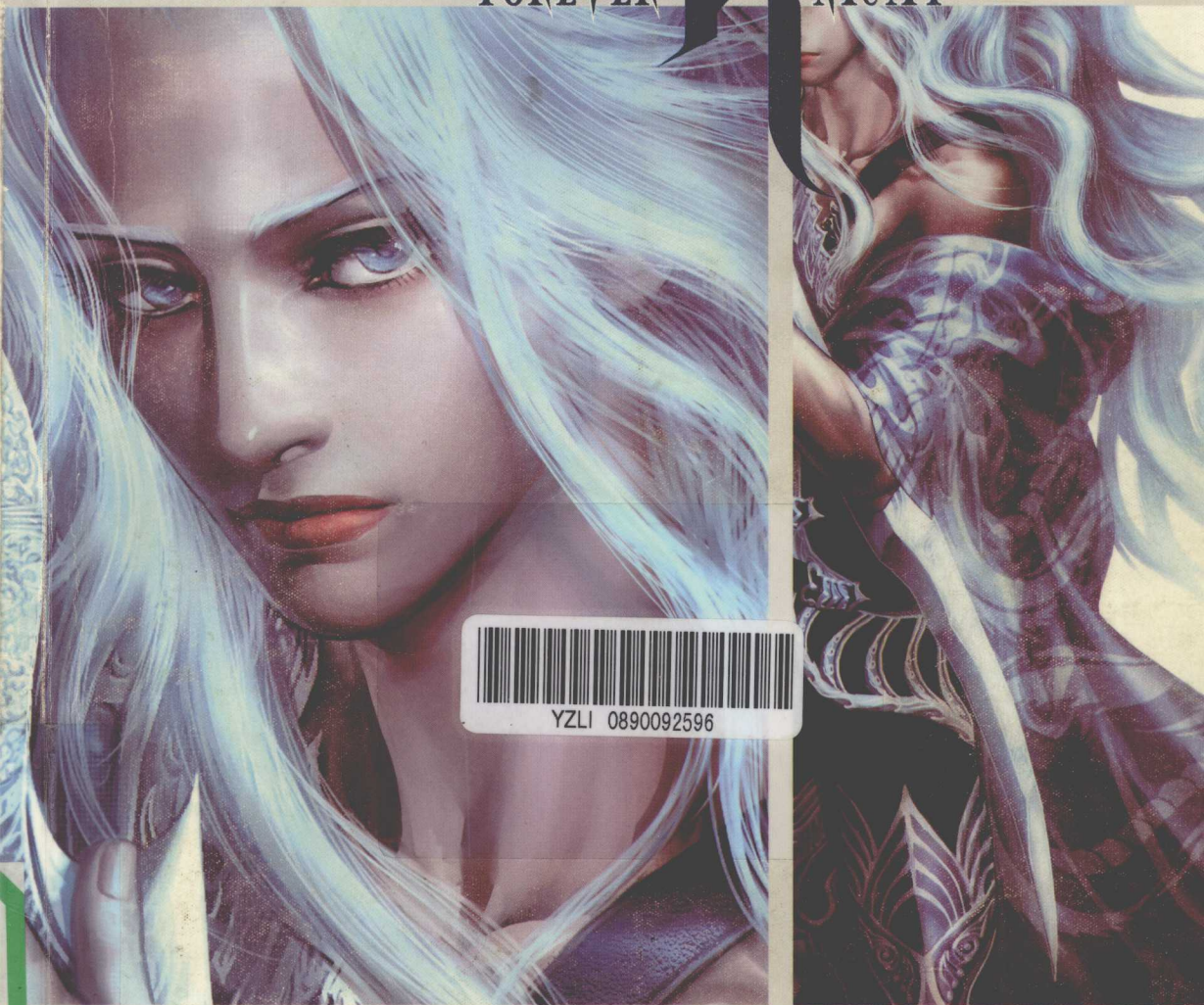


IV
FOREVER NIGHT



骑誓·海渊骑士的破晓

著 蒲宫音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骑誓·海渊骑士的破晓/蒲宫音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54-4875-0

I. ①骑…II. ①蒲…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684号

骑誓·海渊骑士的破晓

蒲宫音 著



出品人: 郭敬明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 陈曦
助理编辑: 王晓日 方钊
特约编辑: 卡卡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设计师: 郭敬明 胡小西
封面插图: 张晶
内页设计: 楚婷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13.5

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6月第2次印刷

字数: 190千字

定价: 19.80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骑誓

海渊骑士的破晓

蒲宫音 著



YZLI 0890092596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WANG XIAORI FANG ZHAO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 JINGZI [FROM ZUI]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zui@zuiactor.com]

COVER ART _ JING M, GUO ADAM.X [FROM ZUI Factor] / TYPESET ART _ CHU TING [FROM ZUI Factor] ILLUSTRATION _ ZHANG JING [FROM ZUI]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WWW.ZUIBOOK.COM]

时

时



© ZUI 2011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送给我的母亲，以及爱人



骑誓
海渊骑士的破晓

CONTENTS

楔子	007.
第一部分 碧岫猿鸣	013.
第二部分 朱泉凤临	059.
第三部分 渊景血蜡	101.
第四部分 龙吟晓依	137.

骑誓

海渊骑士的破晓



楔子

此时我已看清了少年的你的最初样貌。
这天以后，命运的滚水由顶至踵灌淋你身，
最终把你塑成整个海洋帝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像之一。
而在那个为后人涂抹得形迹难辨的传说之后，
你的挣扎、抉择、欢愉、深痛……
……让我凝视着你吧。

【楔子】

听见阿岑声音之前，你从海中走出不久，正躺在边境的崖顶发呆。

天空像是海的镜像，几尾白色飞鸟回旋而过时划出几丝涟漪，很快便归于平静。崖壁上的碎浪声却带着一股生死不顾的味道，不断撕开视野的静谧，让你误以为自己正颠簸在浮舟之上。你似已习惯这种视听反差造就的违和感，或者说，正是这种违和感让你觉得海和天都是活的，你也是活的。

“大殿下——您在这里么？大殿下——”

阿岑的呼喊穿云拨雾，拽起你这只以海天做壳的贝，扔在她慌乱郁忧的声线上。急火烤炙下你翻身背对声源，眉头紧蹙，做最后抵抗。那声音却无视你的抗争，愈来愈近，愈发焦急。

“大殿下——大殿——啊！”



突如其来的吃痛惊叫仓促摀灭了她的呼唤，却成了撬开你的最后一股热流——她一定是被绊倒了。你想佯装不知，却在辗转一下后，还是不甘地用手砸了地面，起身示意道：

“这里。”

小侍女果然自海滩乱石间慌张爬起，尚未站稳，便向着你所在的方向发出感激哭音：

“大殿下！可算是找到您了。”

所有史料、传记对这个时段的你的记载都只有寥寥数句：“碧岫曾屿王与渊景滢湄帝姬之子”“王长子，名‘崖’，取其‘高而难朽’之意”，深挖广掘才掘得间接一句“王喜二子则嗣”。

你便是那个“王不喜”的长子。

你的种族——碧岫，本是以人的口耳相传来记述历史的临海游牧民族，在经历即将到来的那场巨大灾难之后，属于你们种族的历史也随之消失殆尽。历史本是健忘的，如果没有人以各种方式反复唱响、追忆、悼念、谴责的话，它只是一封尘封在时空角落的信，因丧失了送达目标而无可投递。所以当我费尽周折，终于找到这些零星记录时，毫无疑问，我既兴奋又失望。兴奋于见到了生成你的那粒种子，失望于埋藏它的土层太过深厚，眼力难及。

而历史记载中开始出现大量关于你的广受争议和自相矛盾的内容时，你已藏匿了眉目，只是光复七年中戴着面具的战神青麒、帝曜时期华光一现的“麒麟王”泽涯。仿佛你生下来便是那个身材颀长、沉静勇毅的青年，没有少年，无关幼年。

似一棵没有抽芽生根就凭空显现的树。我不喜欢这样。

所以，现在有机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一窥生成你的根系，我自是目不转睛。只是若你知道一个异世界的人，竟如此执著地想要窥探出一个真实的你，大概会一笑置之吧。

此刻出现在小侍女阿岑眼前的你，是个俊秀得有些单薄的十余岁少年。银色泛蓝的短发，海风缭绕中流动着隐隐光华。从高崖上一跃而下，似一刃青羽稳插乱石之上。随即起身，步履平稳地向她走去。站至她面前时，碍于身份和性别差异，你并未与她有肢体接触，只是道：

“摔到哪里了？下次小心些啊。”

小侍女抬眼茫茫接住你递来的视线，许久才缓神过来，手忙脚乱地拖拽因跌倒而变得脏乱的长裙，弯腰连声答道：

“是。是。殿下。”

她不敢直视你，脸立即红了。

阿岑作为你的侍女只有两个月，显然还没有习惯和你对视。而我已经借机看清了，你那浅青色的眸子呵。

后世记载你母亲美貌的时候，她的眼睛绝对是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写“日照流溪，海洗碧珑”，他们说“海璃琥珀之声，渊景滢涓之瞳”，他们信誓“愿以千秋伟业，换滢涓帝姬回眸一视”。

他们当真没有说谎。

你的眼睛完全承自母亲。只是，若把滢涓帝姬的眼比作秋日，你的眼更近冬天。在你的眼里，冬的肃静、冷稳远大于秋的灵动，似一层薄薄冰面，遮掩了其他心性，令你同样承自母亲的精致脸庞上，凝着生人勿近的冷感。对一个十四岁不到的孩子来说，这层冰面的存在是令人不解而心疼的。而刚才对小侍女的怜惜和歉意将它划开一隙，你性格中的温柔暖致立即暴露无遗。

作为逐海而生的游牧民族，碧岫一族驯养着号称两栖霸主的巨兽“碧獠”，族中男子多身形健硕，长期风割浪打的生活亦造就了他们粗犷豪放的性格。族人以雄健为美，而完全继承了母方血统的你，尚未展开的身体纤长瘦弱，理所当然地成为反面的异类。这也是大家猜测你不得父宠的原因。然而，对这个和你年龄相仿的小侍女而言，你和她刚硬的父兄完全不同，却又十分相似。这种感觉莫以名状，她陷于其中，忽听你问：

“找我有什么事？”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职，腰弯至几乎与腿相贴，立即答道：

“是王妃殿下，让您立即去拥晶帐。”

闻言你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微抿了唇略一犹疑后，便起步向拥晶帐所在的方向走去。阿岑作势要跟上，却被你伸手阻止。

“我自己过去。你在这里多休息一下，等不疼了再走吧。”

“……是。殿下。”

惊诧而羞涩地低头应声后，阿岑许久才再度抬头，视线追向你渐行渐远的背影。

两个月前，她还不是你的侍女。她的父兄潜海打猎时遇上了鳄鲸，一行二十人只有一人生还，而那人的半边腿脚也已废掉。

在狩猎中死去，是碧岫一族的男人们视为常态且引以为傲的死法。因此他们的



葬礼如期进行，亲人在王族和祭司的陪同下，将他们的常用物品由高崖撒进大海，同时唱诵安魂赞美的歌，本是不应哭泣的。而阿岑却无法控制自己喉头的涌动，泪水也不断刷上整个脸颊。她不敢去擦，只拼力压抑自己的哭音。她不断安慰自己：阿爸和哥哥是去海神那里找阿妈了。阿爸和哥哥你们放心，阿岑一个人也会好好活着的。你们在那边缺什么一定要托梦给阿岑，阿岑烧给你们。

眼泪却还是不管不顾地往下冲。身边有人撞了撞她，告诫她的失控——海神是不高兴见到眼泪的，他一生气，就不会收纳逝者的灵魂。阿岑仓皇无措，慌乱擦着脸颊，愤恨跺着脚，却依然无法阻止泪水奔流。忽然她听见身后传来一个温稳声音：

“用力按住左手心，那里有个穴位，一按就不会哭了。”

不知是那声音有种安定的魔力，还是那个穴位确实存在，阿岑按指示做了以后，果真不再流泪。虽然眼睛酸涨得近乎疼痛，却终于不会再有液体渗出来。她想，这样海神就不会不要阿爸和哥哥了吧。

直到祭礼结束，她才放开左手，一直被紧紧掐住的地方已经红得发青。眼泪被囚禁太久，这时一股脑地冲出来。她为难地擦拭着，想弄干净脸，赶紧谢谢刚才帮助自己的人。正在这时，又听见了那个声音：

“我缺一个侍女。从今天起，你跟着我吧。”

泪眼模糊地抬头，她认出声音的主人，正是主持当天祭礼的大王子。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你。

以往她是听说过你的。听说过你母亲的美貌，也听说她在生下你以后因为体弱将你寄养在偏远小村的奶娘家里，直至十一岁才将你接回金帐。而“听说”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只存在于口耳之间，和心无关。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塌失所有依靠瘫倒在地，那只拉住她站起来的手，竟然来自于你。

此刻你的身影已消失在阿岑的视野里。而她的回忆中，你的声音才刚刚落地。

之前她胸中那莫以名状的东西忽然具化了——父兄就好像海边这些顽石，而大殿下，是海。海和石谁更坚硬呢？海连形状都不固定，海也不能被搬起来击打敌人，海甚至还会温柔抚摸阿岑的脚趾。可是，阿岑却觉得海更厉害。因为如果阿岑可以选择死去的地点，她会选择被海包裹，而不是暴尸石边。

这个小侍女并不知道，如果说世间真有神，那神恰恰听到了她的内心想法，并误以为那是她的许愿。

于是祂说，好吧，我应许。

此时我已看清了少年的你的最初样貌。这天以后，命运的滚水由顶至踵灌淋你身，最终把你塑成整个海洋帝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像之一。而在那个为后人涂抹得形迹难辨的传说之后，你的挣扎、抉择、欢愉、深痛……让我凝视着你吧。

骑誓

海渊骑士的破晓



第一部分

碧岫獍鸣

其后的岁月里，你曾多次体会到这种杀意。
它由你而生，却不由你控制。它是活的，它独自疯魔。
它识别敌人，杀。杀。杀。
它横冲直撞，杀。杀。杀。
到最后，甚至不分敌我，只是杀。杀。杀。
战场上空只剩这只嗜血狂魔，将人们的血肉之躯碾成粉末。

则崖向拥晶帐走去。

碧岫人喜欢随风飘扬的东西，因此他们在各处装点流苏带。流苏带的样式、颜色和长短与身份地位对应：头、肩、腰、靴四处饰流苏者唯有王族，帐篷六角饰金色流苏者只有现任碧岫王碧岫曾屿，次之，便是白帐上随风飘扬着五束金色饰带的拥晶帐——滢涓帝姬所在的地方。

此时族人们都在忙着为后天的漆獠日，同时也是二王子则昞的加冠日做准备。各色的大小帐篷，飞扬的多彩流苏，穿梭忙碌的人们，还有帐篷外或站或卧的碧色巨兽。一路上，不断有族人停下脚步向自己的大王子致礼。

则崖也一一回礼，同时命令自己不要把他们略显局促的表情理解成怜悯，或是其他什么。



以前不都是立长子的么……听说老人们分了两派，前段时间讨论的时候，吵得可凶呢……好像渊景那边是支持大王子的，但是王坚持要立二王子……龙帝不会发怒吧，会打仗么……不会吧，咱们王妃可是龙帝的亲妹妹……可怜大王子哟，没有立他，立了他弟弟呢……毕竟不是从小养大的……

……

一周前，父王公布世子人选是二子则峒，并宣布将尽快为他举行加冠仪式之后，则崖便经常听见这样的窃窃私语。他甚至刻意躲到很远的海崖上，想干脆等到这件事尘埃落定以后再回来。

谁想，很少召见他的母妃竟在这个时候突然找他。

碧岫一族人口不足十万，核心宿居地沿海分布不过二十公里。到了远远能望见拥晶帐的地方，则崖拿起垂至胸口的吊坠——那是个半掌大的海螺，螺壳是一种透明的海色，随光线变化螺纹如潮汐涌动，似一拳微缩的海挂在胸前。更神奇的是，海螺里游动着数只薄如叶片的小鱼，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它们的颜色正渐渐变化着。这两种生物分别叫做“闻螺”和“顷光”。

“闻螺”是居住在浅海的贝类，本身无色透明，但会将周围的海水存入体内，便于自身融于环境，并滤过海水中的小型藻类为食。而“顷光”是一种体型削薄的小鱼，身体会随时间依次变作枫赤、冰橙、明黄、藻绿、海蓝、莹紫、萃银、烟灰等八种颜色。它们都是滢涓帝姬的祖国，位于中海的“渊景帝国”的特产。闻螺和顷光养在一起，可以当做计时器使用，被称作“时湾”。

时湾由海蓝向萃银过渡渐完，则崖才抵达拥晶帐前。一路走来，除了刚才遇见族人的时候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其他时间，他是有意无意放慢了速度的。

滢涓帝姬的拥晶帐和则崖的四穗缀金帐相距不过数百米，身为母子的两人却很少见面。

则崖出生便被寄养在远离海岸靠近内陆的奶娘家里，纵然时常收到据说是从金帐里送来的各种稀罕物什，却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母其实是位居五苏流金帐的王妃，也不知道自己口中的“阿妈”其实只是自己的养母。曾有同伴说他不是他阿妈的孩子，他冲上去将那男孩儿打了个半死。

十一岁时，阿妈暴病而死，他被金帐接回，这才第一次见到生身母亲。那女子如传言般美丽，但这种美对则崖来说是有距离感的。即便所有人都说他一看便是她的儿子，他和她毫无疑问曾血肉相融。